

責任編輯：張旭婕

歷史與空間

抄襲是見不得人之事

劉誠龍

徐致祥曾劾張之洞，用語很傷人心。當時張之洞督撫湖北，搞洋務運動，興企開工廠，實業救國，曾經讀的是四書五經，念念報告，做風化官也還湊合；轉業搞五行八作，當CEO，對從沒學過MBA的張之洞而言，始辦實業，是有點勉為其難，其辦鐵廠，辦兵工廠，搞得「焦灼萬端」，徐致祥聞聽張之洞「設電杆，毀通橋，幾釀巨禍」，心情為之振奮，高興起來了，也便羅織材料，參了張之洞一本：「統觀該督生平，謀國似忠，任意似勇，秉性似剛，運籌似遠，實則志大而言誇，力小而任重，色厲而內荏，有初而鮮終。徒博虛名，議論之妙，無有過於張之洞者。作事之乖，設心之巧，亦無有過於張之洞者。此人外不宜於封疆，內不宜於政務，惟衡文校藝，談經徵典，是其所長。」

徐致祥此參張之洞，不管其參得對與不對，倒是一件見得人的事情。政見不同，治政異途，不玩陰笱，不使暗狀，縱使奸臣，若拿到桌面上來論，也有君子風範。只是徐致祥參張之洞「惟衡文校藝，談經徵典，是其所長」這句話，很是酸。徐致祥不是外宜封疆，內宜政務？他自己未必能估衡，而衡文校藝，談經徵典，卻很自知斤兩，「予之先香濤，以科名也，論學問文章，則當北面事之矣。」說到參劾事，徐致祥一吐揚眉；說到文章事，徐致祥卻難洗一面之羞。

徐致祥與張之洞曾是同事，都在翰林院幹過，一棟樓裡辦公，低頭不見抬頭見，碰面起來鬼打牆，也是有的。後來徐致祥不敢跟張之洞見面，每上班，徐致祥得一站二看三通過，臨近辦公樓，先得左瞅右瞄，若見了張之洞之背，趕緊躲一躲，待張過了，再邁八字步，昂昂然上班去；每下班，也得先開一點門縫，前望望，後瞧瞧，估量不與張之洞碰面，才整頓衣裳，腋夾公事包，走方方正正步，趕赴飯局；說到飯局，徐致祥也是格外小心謹慎的，有同事做東，先得打探有無張之洞，若無，則以口應承；若有，則張顧左右而言他，說這次有事，下次下次。徐致祥「刻意避免之洞，出入易道，宴席不同飲。」

徐致祥如此刻意回避張之洞，不是他倆有甚血海仇，也非其他大過節，而是他曾幹過一件糗事，抄襲過張之洞「衡文校藝，談經徵典」的論文。張之洞16歲，由黔入京都，參加公務員考試，作文題目是「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張之洞少年英俊，

如徐致祥所言，寫文章做申論，是其所長，這個詰屈聱牙的題目攔到他手裡，做得很是順暢，才卓巨，識也卓巨；讓人跌眼鏡的是，張之洞這篇高妙申論，讓其取錄該科解元，卻在會試時落了孫山，「會試未中」；徐致祥參加會試，申論題目是「大學之道」，徐致祥腦子懶得很，揀現成，背抄了張之洞那篇「中庸」文章交了卷，「全篇抄套張之洞解元『中庸』文」，有好事者一一核對了，一一計算篇幅與字數了，抄襲地方「殆三分之二」，遠超給抄襲定性之份額。若說張之洞未中會元，跌人眼鏡，那麼，徐致祥高中會元，卻掉人眼珠了；張之洞未中會元，徐致祥中了。好像是我們秘書給領導做題目，秘書首先自做一遍，再給領導複印一遍，秘書的沒及格，領導的打了滿分；好像非著名作者寫了小說，連發表都不能，著名作家換上自己名字卻中了文學最高獎；更好像是研究生做了論文，挨了槍斃，導師拿了去，卻憑此研究成果而評了院士。原來科舉考試也跟官場跟文壇跟學術界等一樣，多的是這等稀奇事。

一般情況下，徐致祥這等糗事，外人是難以知曉的。博士論文不太上網，瞞了幾位評委足夠了；院士評選，也不很公開，其成果抄襲與否，若要隱瞞要交，多是辦法，外界難知；公務員申論考試，背誦複製一篇範文，高中了，誰知道？但這個科舉考試，對優秀作文，那是要刊佈天下的，這倒沒有要張榜讓大來評分的意，其刊佈申論，是為了讓士子揣摩學習，「科場條例，凡中元詩文，首場三藝及試帖詩，衡鑒堂閱墨，必全行頌刻，供士子揣摩。」主觀上是讓士子揣摩，客觀上卻有公開上牆味道，歪打正着，變成陽光考試了。徐致祥論文公開了，頓時哄傳天下，「兩文俱在，徐季和抄套張之洞次藝八股，傳遍京省。」

在這糗事上，徐致祥惡則惡矣，卻不是特噁心，他不甚羞張，羞恥感略存心底，非強盜惡棍式抄襲，老子抄了抄了，你要怎麼樣？也非妓女牌坊式抄襲，老子抄了抄了，三分之一是我寫的嘛，那三分之二是我引用。徐致祥此後不敢跟張之洞見面，心虛處可見羞恥心。當年呢，估計風氣也比較正，大家都愛拿這事說事，起意羞一羞抄襲者，以振學術道德。徐致祥怕見張之洞，大家就狡點設局，偏偏促狹，要讓他們會面。一日，翰林院搞同事會餐，「有惡作劇者」，意將徐與張安排一桌入

席，在入席名單上略施手法，「請之洞單上不列季和名，請季和單上不列之洞名。」徐致祥拿了名單，沒看到有張之洞與季和，興沖沖地赴飯局，卻找到飯局者，是局也，「兩人相值於座中」，徐致祥頃刻間臉上風雲變色，陰一陣，陽一陣，紅一陣，白一陣，「季和大窘」，窘字好啊。徐致祥若無窘，那他不算人，窘了，方可算人；抄襲者碰到被抄襲者，若大言不慚，若視若無睹，那是人壞透了；而若難堪難為情，倒是還算有點人味在。「入席，季和請之洞首座，之洞亦請季和首座。」同席一人，為之分解，說，按輩分，應是徐致祥首座，徐致祥做謙讓君子言：若論先入廟堂，我當首座，若論文章，那應該之洞當首座。「之洞也就坐首座。」這一尷尬，面上化解，心底難解；此後徐致祥再參加加宴會，「季和有戒心，必偵察客無之洞，乃往。」

多年後，徐致祥官至大理寺卿，張之洞督撫兩湖，徐參了張一本，言張只堪舞文，無能從政。其中大關節，當是兩人理念分歧甚巨，徐保守氣濃，張革新氣息旺，要言之，是兩人政治立場屬敵對也。但時人推斷這是徐致祥私德差，報當年之差，「當時譏徐致祥者」作時評：「徐季和可謂以怨報德，寧忘中會元抄套『大學之道』時乎？」徐致祥，或許是外劫不避仇，內劫不避親，謀國以忠吧，只是當年有那麼一樁糗事，叫人不產生聯想，那是不可能的。當年參劾張之洞的，不只徐致祥，但沒誰說別人心理陰暗，單道徐氏以怨報德，自有來由。幹過見不得人醜事者，此後即使幹的是見得人的好事，也難逃道德審判，莫怪別人猜疑。



張之洞 網上圖片

開卷有益

關愛自然，保護地球

評《搶新聞的龍龜》

徐隆浩

魔幻環保兒童文學《搶新聞的龍龜》一書講述了仁仁（烏龜）等六隻小動物為了讓人類、動物與地球和諧相處，讓所有生物賴以生存的地球的壽命得以最大限度地延長，他們帶著中國的傳統文化，從徐福東渡的琅琊出發，歷經36個國家，耗時77年多，宣傳環保，用實際行動向所有生物證明，只要是做有益於整個生物界的事情，保護好所有生物賴以生存的地球，哪怕所有付出最後失敗，也要奮鬥到底的動人故事。

曾幾何時，人們亂砍濫伐，使大自然的生態平衡遭到了破壞。沙丘吞噬了萬頃良田，洪水沖毀了可愛的家園，大自然的報復讓人類尷尬啞然。其實，這就是大自然向人類發出的警告。

曾幾何時，人類亂捕濫殺，使人類的朋友慘遭塗炭。「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這就是對捕殺動物後果的最真實的寫照。切記，保護動物就等於保護我們自己。

曾幾何時，人類無休止的戰爭，使我們賴以生存的星球滿目瘡痍。炮火對植被的破壞，核輻射對生命的摧殘……由此可見，和平是全人類綠色環保的重要前提。

俗話說：沒有自然，就沒有生物；人類不給自然留面子，自然當然也不會給人類留後路。可喜的是，就像《搶新聞的龍龜》一書第十章「烏鴉行行的廣告效應」中龍龍（貓頭鷹）所說：「人類覺悟了」。現在我們已經開始愛護我們的環境，保護我們的地球了，比如，我們建起了水力、風力發電站，開始保護野生動物，保護森林，保護水源，節約用水，開始綠化，美化我們的地球了，這樣可以延長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的壽命。讓我們都來關愛自然，保護地球吧，手挽手、肩並肩，心連心地鑄起一道綠色環保的大堤，捍衛資源、捍衛環境、捍衛地球、捍衛我們美好的家園吧！

《搶新聞的龍龜》一書內容推陳出新，別具一格；形式圖文並茂，富於創新；文句通俗易懂，親切簡練。以廣大少年兒童為教育對象，以傳輸文明環保知識為教育目的，是一部知識含量高、廣博實用的環保百科全書。它的誕生，填補了全球兒童公益環保文化的空白，為全球的環保事業增添了新的動力，是一部難得的魔幻環保兒童文學教科書。它使孩子們從小懂得關愛自然，保護地球的重要性，值得我們學習推廣。



《搶新聞的龍龜》封面。

《搶新聞的龍龜》作者：臧健 出版：香港文匯出版社

古今談台

盤古不斷變化

盤古開天闢地的情狀，在徐整的《三五曆紀》中是這樣寫的：盤古在「渾沌」的狀態中，生活了萬八千歲。他闢出了天（陽清為天）地（陰濁為地），但天不是一下子就那麼高，地不是一下子就那麼廣闊的。盤古的工作多得很，辛勞得很，也神奇得很。《三五曆紀》寫的是：

「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

盤古在渾沌的環境中工作，環境變化，他也必須變化，依照環境的變化，變化自己，使自己不斷適應新改變的環境，所以「一日九變」。九的意思不是精確的九，九是數字的最大數，「九變」代表着不斷地變，這樣在不斷的「一日九變」中，終於經歷萬八千歲的長久時間，每天，天高一丈，地厚一丈。終於開出了一個天極高、地極厚的天地來。

吳羊壁

有一點不可想像，本來渾沌無一物中，怎麼會出現一個盤古？更奇的是這個盤古不斷開闢天地，把天開得很高？地日厚一丈，這還沒有問題，盤古踏在地上；但是天日高一丈，一直高上去，這怎麼辦呢？這就需要盤古也跟着天高一丈的增高。這樣的想像已經是很大膽了，但是還帶來一個更難解決的問題：那麼高大的盤古，也成為天高地厚中的一個大部分，盤古怎樣才能繼續生存下去？怎樣安頓？這時「天去地九萬里」（見《三五曆紀》）。盤古也同樣是九萬里那樣高大了。那他怎樣處於這大天地之間呢？難道還天天長下去？

於是一個更奇麗的想像又出來了，那就是，盤古最後化為了人類的老祖宗，這是另一段神話，《五運曆年紀》寫的是：「首生盤古，垂死化生。氣成風雲，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嶽，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里，肌肉為田土，髮鬚為星辰，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為黎甞。」《五運曆年紀》是《三五曆紀》的作者徐整著，現在已佚，

見不到（全書）。「黎甞」，即黎民。盤古就是這樣化為萬物，包括我們人類（黎民以及我們所居處的大地山河）。這就是個完美的結果。開出了一個生氣勃勃的天地，有江河山嶽，有風雲雨澤，有太陽，有月亮，因此分出了日夜，也有了四季的變化。大地鬱鬱蒼蒼，有田野，有樹木，人類開始了勤勞的工作，建設了美好的人類社會。人類學會了種植，生活安定下來，豐富起來。一天工作下來，在晚上的涼風吹拂之下，仰頭望望月亮、星辰；原來我們周圍的一切，都是盤古的化身。盤古與我們親切極了，我們的每一呼一吸，一抬頭，一展視，都是在盤古的懷抱之中。我們在這個美好的世界中，怎麼能不永遠想念着開天闢地的盤古？有意思的是，盤古不只是存在於口頭傳說之中，而且有些地方有盤古的遺跡。在《路史》中，還記載十月十六日為盤古生日。唐末道士杜光庭的《錄異記》說，四川廣都（今四川雙流縣）有盤古三郎廟，很有靈應。古代傳說，往往還有多方面的系統。像開天闢地，就有另一系列的傳說故事，說女媧補天，止住了洪水，發展了人類社會。現在的「盤」姓如果與盤古有關，「伏」姓應就與女媧有關了。

人文世相

相親

葉壁光

慶子有了朋友！我們宿舍全層女生都為她高興。在戲弄新生那一天，慶子酒量淺多喝了幾杯清酒，思鄉愁加無常的原因。原來，二十八歲的她，曾經在日本由父母、親友、同事們的安排下，相親了二十次。她說：在日本，二十五歲以上的女性，便已被認為再無結婚的希望。傳統、壓力有那種害怕被拒絕的感受，讓她的一自尊心、自信心都破碎了，如果她再不離開這樣的環境，她一定會發瘋。慶子五官端正，笑容特別甜美，不知為何，陰差陽錯地每次相親都失敗，當然也有過她拒絕對方的事，但女方或多或少會比較覺得是受害者。於是慶子由本來很開朗的女孩漸漸變得孤獨、內向，後來她發誓不嫁日本人，離開家園再回國。

我們女生在宿舍晚上聊天，總不離交男朋友和將來嫁問題，賴雲娜告訴我們：去年她外嫁回印度，沒有得到她同意，竟然在孟買報紙上為她登徵婚啟事，「美國米爾斯婦女大學，文科二年級高才生，虔誠印度教徒，現齡二十一歲，上流社會，傳統家族，能講流利北印度方言和英語，嫁妝豐厚，願與同等階級有意識婚嫁的男士相親。請來信，郵政信箱12號」還登上了照片。

其實在我的親友圈子裡，有各種可避男女方尷尬的相親方法，比如「double date（雙約會）」，即兩對男女同時約會；又如「blind date」（盲目約會），即指由熟人或者婚介所安排的男女初次約會，但事先兩人是從未見過面的。鄰家兒子採用相親方式，對方由懷孕的姐姐陪同，男主角幾乎毫毫無察覺。姨媽的寶貝女兒，我的表姊仙姊是某美國私人銀行的內務律師，事業有成，但三十多歲仍未有男朋友，姨媽打聽般的替她找對象，與一名金融界經理級男士相親，當時她嫌棄那男士老土，二年後在工作宴會中偶然相逢，竟然再見鍾情，幾個月後就入了教堂。

不過老年喪偶人士好像仍喜歡傳統相親方式。老同學安娜由美國來港，在我家小住，竟是專程替她母親的好友介紹老伴，男方是位退休的物理博士，正好同學的阿姨丈夫去世多年，是內科醫生，於是在大家穿針引線下，也同意婚後的茶樓相親，結果雙方滿意，是在大家穿針引線下，也同意婚後住進香港。後來同學告訴我，博士和醫生同住一屋，卻分房而睡，各自過着自己習慣的生活，顯然，他們結婚是為了我。

遊蹤

在林中

蒲繼剛

鳥兒激越的鳴叫，喚醒了天邊的晨曦，天漸漸變亮了。這是在林中，在七月的山林中，空氣中瀰漫着醉人的清新的野花、野果氣息。我所在的工廠讓一批先進員工到襄陽市下屬的谷城縣龍山山莊修養四天，我也混入其中，到了龍山。龍山位於湖北省襄陽市谷城縣西南35公里處，是國家森林公園、省級旅遊度假區。龍山是巫山、大巴山的餘脈，是傳說中神農嘗百草、種植五穀的地方，那裡空氣清新，氣候宜人，年平均氣溫12℃，夏季平均氣溫也只有22℃，自古就享有「中國南避暑山莊」的美譽，是比較有名的避暑勝地。我們60多人住在「龍山山莊」，這個度假村建在半山腰，走出門口，就是森林，推開窗戶，就能望見遠處含黛的青山，逶迤而行的漢江。來修養的職工，大多數是工人，他們平時太辛苦了，還掙不了多少錢，這也是難得的休閒機會。來到這裡，他們有的唱歌、喝酒；有的打麻將，「鬥地主」

（中國內地流行的一種撲克賭博遊戲）；或是看書、看電視、聊天。隨着歲數的增大，我越來越覺得百姓需要娛樂，需要休息，尤其是辛勞勞動的下層百姓，有時候甚至覺得他們應該在匆忙的生命節奏中停下來無所事事。站在這森林中，不知怎的，就會想起我小時候，想起父母那一代人，他們簡直太辛苦了。他們沒有娛樂，沒有真正的放鬆、休息，只是掙一點點錢，吃飯、穿衣、睡覺，養家餬口。在文革中，他們不光要鬥私批修，又還要「抓革命、促生產」。好多次，父親大年三十、初一還要加班，但又產生不了多少經濟效益，而只是為了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



龍山山光。 網上圖片

陽光灑下來，灑進森林。七月的山林中，各種野花、野果都在拚命地生長，山核桃、野板栗、野獼猴桃都掛滿了枝頭，鳥兒也在急切地鳴叫，似乎在催促這些果實快快長呀！好趕在秋天裡成熟，變得金黃而美味。我對喝酒、打麻將都沒興趣，就邀了幾個人，一起到森林中去閒逛。森林中有太多的驚喜，太多的秘密。小時候，我們身邊是有很多森林的，但現在這些森林都在「經濟增長」中消失了。森林中有野果、有蘑菇，有鳥獸；更重要的是森林中能找到美國作家、哲學家亨利·戴維·梭羅描寫的情景與他那樣的思緒。梭羅在森林中能自己建起小木屋，小木屋邊上有清澈透明的湖。梭羅可以在森林的湖邊測量樹木的高度，池塘與河流的深度、長度，山的高度，或是什麼也不做；他可以躺在湖面

上，或是躲在小木屋，憑窗眺望，或者沉思，或者不沉思，或者什麼也不想，就這樣看藍天白雲，無所事事……這裡的森林保護得較好，但這裡卻離梭羅的森林，梭羅的瓦爾登湖很遠、很遠。想像一下，我能在這裡建起小木屋嗎？我能在溪流裡游泳、垂釣嗎？游泳、垂釣可能還行，膽敢自己建小木屋，「有關人員」，比如城管，不把我打得屁滾尿流……

在龍山，我們還看到了李宗仁、賀龍等過去的大人物的故居。這裡綿延的群山，險峻的地勢，茂密的森林，為他們在其間隱藏、休息，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一起登山的同伴說：「這些偉人、英雄真了不起。但現在卻出不了偉人和英雄。」我沒說什麼，心裡卻想：一個正常的、百姓生活富足、愜意的年代，是不需要英雄，更不需要偉人的。需要英雄，需要偉人的年代不是充滿了黑暗，就是充滿了無恥。我們不需要崇拜偉人、英雄，更不需要跪拜他人！在一個正常的時代，我們需要的是亨利·戴維·梭羅，需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們會撫慰我們身心疲憊的心靈，讓我們懂得生命的質量與大自然的美麗，引導我們走向美好的境界。

林中如此美好、愜意，但這樣的日子卻是短暫的。今天，在這浮躁而短視的社會裡，我們是如此急切地需要森林，需要在森林中漫步與沉思。

梭羅在《瓦爾登湖》中寫道：「我本來只有耳朵，現在卻有了聽覺；以前只有眼睛；現在卻有了視力；我只活了若干年，而現在在每一刹那都在生活；以前只知道學問，現在卻能辨別真理。」這都是在森林中，在森林中的湖邊帶給梭羅的靈感與思考。而現在，我們的森林和湖泊卻在一點點消失。沒有了森林和湖泊，我們還能正常思考麼？